



册府元龟

卷之三十一
至二十八



13
849
108



門 3
號 849
卷 108



州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二百二十六

諫諍第二

魏王朗文帝時為司空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
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
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派而後登輿清

丹 卷之二
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
顯至尊務戒慎垂法象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
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恒法非萬衆之至慎也帝
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
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
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又孫
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文帝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
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
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
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

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亦
戒嚴臣恐與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連爾
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
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倣很殊無入志懼
彼輿論之未暢者竝懷伊邕臣愚以爲宜勅別征諸
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懼烈威內廣耕稼使
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
戎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明帝卽位朗使
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
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

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在反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是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勾踐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咸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留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大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役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措孝武之所以能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

蓄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中興皆於金革畧寢之後然後鳳闕狼開德陽竝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乾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

十子之祚以廣諸妃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于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此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諭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嘗說成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爛猥而就時於言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

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嘗苦被禱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概若嘗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成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歆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陳羣明帝時爲司空錄尚書事帝初蒞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以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

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惟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贏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仁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塲禮所不備况以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禮舉朝衣朝衣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

日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繇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燬不可計量且繇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

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
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
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
民少至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
上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
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
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
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與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
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
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

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器也
又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毀是
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
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
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
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
若少留神卓然同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
起德陽殿鐘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
羣臣曰鐘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
臣蓋爲百姓也今臣魯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

帝於是有所減省

華歆爲太尉明帝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
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
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
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
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
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
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
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
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天下幸甚

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
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鑿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惟
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
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
哉諸將以爲不一探取無繇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
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
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

吳陸遜爲丞相荊州牧都獲領武昌事時太子有不
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
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

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

陸凱爲左丞相時後主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睹莫敢忤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後主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汧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僮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

臺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悞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方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吁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棄業天下

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確確非王都安國養

民之處躬泊則沉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云寧飲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裨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旣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

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宮既不愛
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
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
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鱉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
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
先王之國存爲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
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
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及幼
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復聞織絡及諸徒坐乃
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

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於無妻者如此上應
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
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
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
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
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佐時羣
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
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
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措之
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凱乃心公家義形於色

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
亡又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
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於立敢
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
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
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
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
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
奢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
嘗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念陛下

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
俗與衆浮沉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
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
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
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
省報於邑嘆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
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
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官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
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胃而涕泣雨集也臣
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人何所冀所以勤

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
白髮生於鬢膚黃者被於甲冑天下始靜幼主嗣統
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
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臣宜當畜
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庶
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征召四方非休國致治
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
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消亡
妖星移居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
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官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

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義
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
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
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
下之象也臣下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
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
以爲宮室宜厚備衛非嘗大皇帝曰逾虜游蒐當愛
育百姓何抑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繇不獲已故裁
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
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

尚猶冲讓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文之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陳壽從荆陽來得凱所諫皓二十事曰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繇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車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謚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

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禮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無表也中嘗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臬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彀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闈於彀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

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兒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収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繇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繇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奸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玄

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拔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羊膺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醪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僚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官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

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忝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姑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

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也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趾反亂實繇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較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一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從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蒞政無幾徵召遷轉迎

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嘗留心推案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人之罪願陛下留意

按陳壽云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或以為凱藏之篋筒未敢宣行病困後主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

晉裴頠為尚書左僕射領侍中惠帝時陳準子匡韓尉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雋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

未有光闡遐風之弘理也

張華為司空時賈后欲廢太子惠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嘗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按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賈后知華等意堅乃表乞為庶人帝可其奏其

南齊王儉為右僕射大祖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司徒褚淵及叔父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與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嘗侯或守文中王尚使諫諍在義卽悅况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旣昭龍衮瑤璠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爲宣陽門臣等莫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良醫迹而馳騫豈靜處之方且夫三農在日千畛成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乾淪昏白可隨宜修理以合制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付外施行帝手詔酬納

後魏源賀爲太尉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仕城王雲進言不可賀又進言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逾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帝從之
穆亮爲司空領太子太傅孝文將自小平泚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訓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馮險弗防沒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况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

履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薛廣德將以首血汙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木猶尚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絲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况水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帝曰司空言是也

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神龜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佛圖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防徨竊謂未可案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履於厥野

漢書文帝欲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魯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隘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祭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彫績飾麗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登者旣衆異心若而縱

一人之身嘗盡誠潔豈左右臣妾各竭虔仰不可以
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唯飲酒茹葷而已風靈
暴興黃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
同日而灾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
級亦號崇壯夜爲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尙不
能逆尅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
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愍望瑩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
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僕云公旣視朔遂登觀臺其下
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龕
室千萬惟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

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
擬恭敬拜跪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
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縱使京邑士
女公私奏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
翫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爲本形敬乃末重實
輕根動實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御層
階今經始旣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彫緗漸起紫山
華臺卽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
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汗永歸清寂下揭肅穆之誠
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

博歟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鑿遊近甸存省民物誠足爲善雖漸農隙所獲栖畝飢貧之家指爲珠玉遺秉滯穉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選競騫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轅關峭嶮山路危狹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坐甸途越數百飄暴彌日仰虧和豫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實用悚慄且藏蟄節遠昆蟲布列蠖蠕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蹈必有殘殺慈矜好生應垂未

惻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爲福興罪厥役困於負擔牙窘於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厨兵幕士衣履穿敗晝暄夜淒罔所覆藉監師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爲災所在不稔飢饉存臻方成儉敝爲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叔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與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己無爲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則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怵悅靈太后不從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遊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文
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惟主男子不及婦人則古
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故可秉
道懷德率禮遵仁是以漢后馬鄧衛邁祖考羊嬪蔡
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
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於區宇因時
暇豫清暑林園遠貌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發心中
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
不遊吾何以休不窺重仞安見富美天情冲謙動容
祇愧以爲舉非蚕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茲成

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並
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俾未聞息轡挾之勞納閑
拱之泰願精養壽栖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
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病弔喪而入諸臣
之家是謂君臣爲讎不言王侯夫人明無適臣家之
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
陳宋齊之女竝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
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
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
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

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
皆綴之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翼居任城王第
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厨嘉醴
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其踰百品旦及日斜
接對不憇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
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甲在身蒙
塵曝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殮飯不瞻貨馬假乘交
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
皇太后月靈炳曜坤儀誕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
驗文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遠異莫間愛錄真固非

俟虛隆紆屈鑿駕降臨闔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
首之羞欣遇羲平青矜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
一朝之爲易非至明超古忘驕釋宏孰能若斯者哉
魏元以來莫正斯美興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
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行動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爨
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
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
樂爲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
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
輕陳狂瞽分貽憲法孝明正光二年八月獲禿鷲鳥

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
 卽詩所謂有鷺在梁解云禿鷺也貪惡之鳥野澤所
 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鷄鵠集于靈芝
 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
 尉華歆繇此遜位而讓晉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
 人以為不善是以張珩惡鶴賈誼忌鵬鵠鵠鵠集而
 去前王猶為至誠况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
 養晏然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饗養之禽
 必資魚肉菽麥稻梁時或糞啄一食之費吝過斤鎰
 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為

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公醜形惡
 哉徯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心陛下學
 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
 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
 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願養神性孝明覽表大悅卽棄
 之池澤

後孤僭爐於塗炭放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奉
 之府元龜

即詩所謂有鷺在梁解云充鷺也貪惡之鳥野澤所
有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鷄鵲集于靈芝
池文帝下詔以鷄鵲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大
文出擊

委文川戰双樂琴書賦奏斬封奉即製表大外哨乘
洞烈宗也代幾既少終英賀前宋集慶效無民之
嚴春炸匪實前事介歸口行其言台其其真滿眼
封餘為故詩曹中交訓良天四如可為寒心對不
只父母無文吟為豈可棄人美為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三百二十七

諫爭第三

唐戴胄為民部尚書參豫朝政貞觀五年太宗將修
後維揚宮上封事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慕惰之
後拆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垂清
謚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惟

知耳目之近不逢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彊丁竄從戎旅屯以九城作役餘力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雖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使從役者責其餽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以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絹帛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盡帑藏其虛且雒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

太宗甚嘉之王封長安王魏徵貞觀中爲秘書監參豫朝政長樂公主文德皇后之所生太宗時所鍾愛及將出降勅所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將封其皇子曰朕子安可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子爲公主旣加長字卽是有所尊崇或所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帝然其言太宗幸九成宮有宮人還京憇於漳川縣之宮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繇靖等何爲禮

靖而輕我宮人邪卽令案驗漳川官屬等微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官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其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七年遷侍中太宗令魏王泰入居於武德殿徵上疏奏曰伏見勅旨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內處所寬閑參軍往來極爲便近但魏王旣是愛子陛下嘗欲其安全每事抑

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雖時殊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旣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寧寢輕于聽覽追深戰慄太宗納其言後爲特進知門下省事十一年三月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技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區宇甲兵彊盛三十餘年風行

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煬
帝豈惡天下之化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
就滅亡哉特其富彊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慾罄萬
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
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貪忌
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
相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
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
危溺入在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喻
於莽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官觀臺榭盡是之

矣奇珍異物盡取之矣姬妾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
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
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奕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廢
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
而治德之上也若以成功不毀卽任其舊除其不急
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柱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
不竭其力嘗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
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愼厥終忘
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
之侈葬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

思止足八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揣測也後誨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灾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禱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四月又上疏曰臣聞求木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

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來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是向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心不服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

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
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之下百川樂槃遊則思
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
虚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爵所加則思
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
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
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
在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
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
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五月又上疏曰臣聞書曰

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
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土易
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
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
隆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
伏無違不致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
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
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疎貴重而輕賤者也今之
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或輕重併乎喜怒
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

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癥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政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臣下之頗僻猶莫能止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

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習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災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頊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瞻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見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原聖明之所臨炤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較今時之百姓度長絜大曾何等級然隋氏

以富彊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理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末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無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乎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繇也可不哀哉夫鑿彤之美惡必藉於止水鑿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

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慾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佞杜悅耳之邪說其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志已待物思勞謙之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思應起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

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
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不深
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必
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
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七月又上疏曰臣聞為國之
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
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
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
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
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
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
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
義未益博者何哉繇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
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繇來者漸非一
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
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
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
夫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奸者為至公謂

彊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爲朋黨雖忠
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彊直者畏擅
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
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
於大道妨治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
家蓋謂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惡揚
人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
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則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
不至今將來致化必委之於君子事苟有得失或訪
之於小人其待君子則敬而疎遇小人必輕而狎

則言無不盡謀則情或不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
罰加於君子實興喪之所在亦安危之所繫可不慎
哉此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
士行之與污邪之人疑之欲其成功不可得也夫中
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
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懷姦宄奉順順旨其爲禍患
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不仁者焉未見小人
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真無妨於正道
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
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

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得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盈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能下魏曰倫曰鼓之嗇夫閻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戰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閻倫之

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閻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况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須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彊不息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及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

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魏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邪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覲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派

擬於是遂可珪奏先是帝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金銀錢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不爲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諸蕃聞之以爲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里師行五十里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邈逾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

大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十五年二月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微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爲難微曰觀自古帝王在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心懷寬怠恃安樂而思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安而能懼豈不爲難

長孫無忌貞觀中爲司徒太宗旣立晉王爲太子又欲立第三子吳王恪無忌固爭以爲不可太宗曰公豈以非已之甥而有疑慮此子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也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也其基不定前哲所誠儲佐至重豈宜數易惟陛下審思之太宗乃止

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貞觀中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殺其王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郕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人君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

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厥篚納弒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太宗旣滅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邊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罷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葡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所以租及六畜筭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竝起

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以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卽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辨旣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

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
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涉磧千里
冬風冰烈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
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
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
雷擊繇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
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
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
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毗
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事而誅之

既伏而立之四海八蠻誰不聞見蠕動環生畏威未
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載
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旣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
永世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絕
不令往東宮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間安三至
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曰
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
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
况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
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

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
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新樹太子莫不欣欣旣云
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
離膝下嘗居宮中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茂如且
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
愛或生憊伏願遠鑒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
階漸嘗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
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遂良前後諫
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高宗永徽中爲右
僕射六年高宗將廢王皇后帝退朝後於別殿召太

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勸
疾不至無忌等將入遂良曰今者多議中宮事遂良
欲諫何如無忌曰公但極言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
難發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
后無子今當廢立武士彠女如何遂良進曰皇后是
先帝爲陛下所娶伏奉先帝無憊婦德先帝不豫親
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新婦今以付卿陛下
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憊失恐不可
廢愚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帝不悅而罷
翌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

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武昭儀經事先帝衆所共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萬代之後何以稱傳此事陛下儻虧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則敗亂之端自此始也伏願再三思審臣今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得不負先帝則其從鼎鑊遂置笏於殿階叩首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之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之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大臣有罪不加刑遂良繇是貶潭州都督

于志寧永徽初爲侍中時雒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子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願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獲遭誣告事竝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妄弘泰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惟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按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陰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

至殺而德主生陽嘗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嘗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胥之絕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無差風雨不愆雩禱輟祀方今太簇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之令伏願覽廻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甚疏奏帝從之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以時旣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曰臣聞明君馭曆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盭梅之佐所以堯詢

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爲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龜鑑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公如齊納幣杜預云母喪未載暮而圖婚二傳不議失禮明故也此卽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竝從占此漢文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

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親萬方理惟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苦難猶須抑而守禮况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所說也伏願遵高祖之令軌畧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

韓瑗永徽中為侍中高宗特號武氏為宸妃瑗與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別立妃號臣等竊以為不可帝乃止及褚遂良左遷潭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古之聖主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逆耳之言其苦口之義發揚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譽於將來揚休聲於不朽者也伏以褚遂良運偶昇平道昭前烈束髮從官方淹累稔趨侍階陛多歷歲年不聞涓滴之德嘗觀勤勞之效加以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茲年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朝豈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過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顯託

一德無二千古凜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備知之矣臣嘗懷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旰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寧得過差况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甞黎咸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惻蓋欲推陛下之德先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冊而乃深遭厚謗重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志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疏奏帝謂瑗曰遂良之情

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好犯上以此責之朕豈
邪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
但恐諛佞之輩蒼蠅點白損陷忠貞昔微子去之而
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
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不懼亡國之迹而
驅逐舊臣乎伏願違被覆車以收往過垂勸戒於事
君則羣生幸甚竟不納

薛元超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幸溫泉
較獵諸蕃獸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爲旣非族類
深爲可虞上疏切諫帝納焉

張文瓘龍朔中爲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初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廐馬萬餘疋倉庫漸虛文瓘進言曰臣聞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嘗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之於未亂之前安能救之於既危之後昔秦皇漢武多造宮室致使土分瓦解戶口減半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於是減廐馬數千疋賜文瓘贈錦百段累遷侍中高宗將發兵以討新羅文瓘疾病在家與疾人見諫曰此爲吐蕃犯邊兵屯寇境新羅雖未卽順師不內侵若東西俱事征伐臣恐百姓不堪其弊且偃兵修德以養百姓帝從之

郝處俊咸亨中同東西臺三品時有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修短有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蠻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婆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年神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爲懷化大將軍不服

兵藥

裴炎則天臨朝拜中書令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追
守父祖爲王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
子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之事不可追王祖禰以示自
松且獨不見呂后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
代存歿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
長殷鑒未遠當絕其源太后不悅而止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久視元年將造大像用功數百
萬令天下僧尼每人日出一錢助成其事仁傑上疏

諫曰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養羣生迷妄
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觀招主善非爲塔廟必欲崇
奈豈令僧尼皆須梳施得棧尚捨而况其奢今之伽
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玩殫於綴飾壞
持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使人物不天來終須地
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
奉嘗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筮楚遊僧一說矯陳禍
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
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誑誤左人里陌動有經
坊闌闔亦立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宮徵法事所須嚴

於制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磴莊園數亦非少逃
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簡較已
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
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徃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
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浪沸五嶺煙騰列利益徭無救
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
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創痍未復此時
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
而以勞費爲名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像容旣廣不可
露居覆以百層尙憂未遍百餘廊宇不得全無又云

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
兼採衆議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
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
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旣失
田疇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何以
取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
有難將何救之遂罷其役

王方慶爲鳳閣侍郎知政事則天嘗幸萬安山之玉
泉寺以山逕危懸欲御腰輦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
帝嘗醉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祿勳張猛奏曰乘船

危就橋安元帝從橋即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磴
曲狹上瞻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
蒸民父母奈何踐此畏塗伏望停鑿駐驛則天納其
言而止

姚瑋則天時為納言九鼎初成制令以黃金千兩塗
之瑋進諫曰夫鼎者伸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為
浮飾巨觀其狀先有光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
方為炫耀從之又石國使請獻獅子瑋上疏諫曰獅
子猛獸惟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
為勞費陛下以百姓為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

獵恣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
飛蠢動莫不咸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
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矣疏奏遽停來使

李嶠為成均祭酒平章事長安末則天時造大像於
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畧曰臣以法王慈憫菩薩
扶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
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
科索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
以濟糶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
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貫濟得一

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毒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諫諍第四

唐桓彥範神龍初為侍郎嘗表論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嬉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

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豫聞政事臣愚
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
致破國亡身傾軫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
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繇是古人譬以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豫
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
社稷爲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豫
外朝專在中宮聿脩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
曰臣聞京師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託佛
教詭惑后妃故得出入禁闈撓亂時政陛下又輕騎

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媢黷有虧尊嚴臣嘗聞興化致
理必繇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
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範之罪不殊於
此也若不懲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伏願
天聰早加裁貶疏奏不納時有墨勅授方術人鄭普
思祕書監葉淨能國子祭酒彥範若言其不可帝曰
旣要用之無容便止彥範又對曰陛下自龍飛寶位
處下制云軍國政化並依貞觀故事昔貞觀中嘗以
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
至如普思等是方伎庸流豈足以比蹤前烈臣恐物

議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惟陛下少
加慎擇帝竟不

蕭至忠神龍初爲中書令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
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
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
付制獄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
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保一弟一妹受人羅織
廢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漢書
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願陛下詳察此言且往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爲太

子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
冉祖雍等所奏咸是構虛中宗深納其言而止景龍
中上疏陳時政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爲人求理求
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脩非其才則厥
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陵遲率繇於
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異多非德進皆
因依貴要互爲粉飾苟得是務曾無遠圖上下相蒙
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
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爲私用
則公議不得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

門開而正言路塞儉人遁進君子道消日消月浚卒見凋弊者爲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官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必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則至公之道不虧私恩之情無替良吏直筆將爲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纖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歛分丘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

而官爲匪人欲求其理實亦難遂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徠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察是式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鞶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不任其才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絃易張之道貴惜爵賞審量才識官無虛授人必爲官進大雅于樞近退小人于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無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貞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

居外職者非直抑彊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肯擇賢才
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尊先聖特降明勅令宰相以
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
寧百姓表裏相紘遐邇乂安疏奏不納

張說光天二年爲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冬爲潑寒胡
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
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
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
朝謁所望節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
焉知無駒去之辨繇余之賢哉且潑寒胡戲未聞典

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夫
禮義類齊優恐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拆衝之道願擇
芻言特罷此戲玄宗納之自是此戲乃絕

宋璟開元初爲侍中時開府儀同三司王仁皎李及
將築墳皎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
謹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璟及蘇頌請一依禮式帝
初從之翼日又命准孝謹舊例璟等上言曰夫儉德
之恭侈惡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誠厚葬實君子所非
古者墓而不墳蓋此道也凡人子於哀迷之際則不
以禮制爲思故周孔設齊斬總免之差衣衾棺槨之

度賢者俯就私懷不果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衆人皆務奢靡而獨能革之斯所謂至孝要道也中宮若以爲言則此理故可敦諭在外或云竇太尉墳甚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徃日無極言者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嘗式貞觀中文德皇后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注一同長公主魏徵諫云皇帝之姑姊妹爲長公主皇帝之女爲公主既有長字合高於公主若加於長公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事云群臣欲封皇子爲王帝曰朕子豈敢與先帝子等時太宗嘉納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

則乾坤輔佐之間綽有餘裕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鄴陵禍不旋踵爲天下笑則犯顏逆耳阿意順旨不可同日而言也恐今之所載豫作紀綱情既無窮故爲之制度不因人以攝動不變法以愛憎所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間人迺以奢靡相高不將禮儀爲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之榮金穴玉衣之資不憂少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無人百事皆出於官一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區區不已屢以上聞諒欲成朝廷之政崇國母之德化浹寰區蔽光竹素倘中宮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苦違卽准

令一品合陪陵塋者墳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降勅將同陪陵之例卽極是高下得宜帝謂璟等曰朕每事嘗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齎綵練四百匹分賜之

張鎬至德中平章事時有供奉僧內置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穀于禁外鎬知之奏曰臣聞天子脩福當在安養舍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也肅宗甚

然之

張鑑建中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故尚父郭子儀子婿太僕卿趙縱家奴當千發縱陰事縱下御史當千下於內侍省於是鑑上疏諫曰伏見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其主者皆不須受便令斬決繇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旣正悖亂之漸不生爲國之經百代難改欲全其體實在防微頃者長安

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鷄得罪因婢愚賤之輩
悖慢成風主反用之動遭誣告充溢府縣莫能斷決
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准闔競律諸奴婢告主
非謀叛已上者同首法並准律處分自此奴婢復順
獄訴稍息今趙縱事非叛逆奴實奸兇奴在禁中縱
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
人臣之位莫高於尚父歿身未幾墳土僅乾兩聳前
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
經數旬連罪三聳錄勲念舊猶或可容况在科程本
宜有免陛下方討群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

息望於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詔在
朝背違不與衆守於教化恐失於刑法恐煩所益悉
無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
輔弼斯事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於是
帝以縱所告雖重左貶而已當千杖殺之鎡乃令召
子儀家僅數百人以死奴示之
姜公輔興元初爲諫議大夫平章事從德宗至梁州
唐安公主卒帝憐而厚塋之公輔諫以爲不久克復
京師必將遷主喪以歸今方蒙塵于外兵士闕乏不
如薄塋帝不納

權德輿元和初平章事時運糧使董溪于臯暮盜用官錢詔流嶺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殺之他日德輿上疏曰竊以董溪等當陛下憂山東用兵時領糧料供兵重務聖心委付不比尋嘗敢負恩私恣其賊犯使之萬死不足塞責弘寬大之典流竄太輕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責臣等疎畧相詔令以下四方聞知不書明刑有此處分竊觀衆情有所未諭伏以自陛下臨御以來每事以誠實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同符萬方之人沐浴皇澤至如下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卽人各懼法人各謹身臣誠知其罪

不容誅又是已過之事不合論辨上煩聖聽伏以陛下德聖天姿慶越前古頃所下一詔舉一事皆合理本皆順人心伏慮他時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窮鞠審定罪名或致之極法或使自盡罰一勸百孰不其心巍巍聖朝事體非細臣每於延英奏對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聖明感涕自賀况以愚滯朴訥聖鑒所知伏唯怨臣迂踈察臣丹懇

李吉甫元和中平章事京兆尹元義方奏故承昌公主准禮合起祠堂請其制度初貞元中義陽義章二公主墓所皆造祠堂一百二十間費當數千金至是

丹府元龜 卷之三十一
監護使啓其制憲宗時令義方減舊制之半吉甫奏
曰伏以永昌公主稚年夭枉舉代同悲况於聖情固
所鍾念然陛下猶減制造之半示折中之規昭儉訓
人實越今古竊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蓋德宗皇帝
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聞不無竊議昔漢章帝
時欲爲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
上疏言其不可東平則光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
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
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欲起祠堂恐不如置墓戶以
充守奏從之

李絳元和中平章事憲宗謂宰臣曰朕讀聖祖玄宗
實錄見開元致理及天保衰亂事出一主而興替頓
殊何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
自天后朝出居潘邸嘗蒞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
之艱難臨御之始得姚崇宋璟任之二臣者皆忠正
上才動以致君堯舜爲心玄宗亦乘思理之初勵精
聽納故當時賢能在位左右前後皆尚直誠是以君
臣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以後泊于天寶李林
甫楊國忠爲相專引柔佞之人居于要劇苟媚於上
不聞直言嗜慾轉熾國用不足奸臣說以興利武士

說以開邊天下擾動奸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天下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啓導縱逸生驕致之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畔戶凋耗府貨空虛皆繇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係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舊史垂意精贖鑒于化源實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慶悅伏望每以旣往得失用爲元龜擇善去弊必臻至理帝深然之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從諫官疏絳曰居嘗相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卽推

與諫官可乎遂極疏論奏翼日延英帝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此事此是教坊罪過不喻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工樂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事朕今已科罰其所取人並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過失

崔群元和未平章事憲宗嘗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初銳意求理至十五六年躬親稍懈至開元末又似不及中年其故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生長

人間身經屯難故卽位之初知人疾苦躬恤庶政有
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張嘉貞李元紘杜
暹韓休張九齡皆孜孜守正以故稱理其後承平日
久安於逸樂漸遠正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縉
上心李林甫以姦邪惑上志而終之以揚國患故及
於亂今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是乃社
稷無疆之福也時皇甫鎛以譖刻欺弊在相位故群
以是詞諷焉

李程長慶末平章事敬宗卽位帝旣富有春秋畋獵
之暇好治宮室嘗命爲別殿以新晏遊及庀徒藏事
功用至廣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
下况諒陰之內豈宜興作願陛下悉以見在瓦木及
工役之費迴奉陵寢乃勅度支所進脩造屋宇木石
一物以上宜付山陵收管仍令般送陵所便充造作
程兼請置侍讀學士帝皆嘉納

李逢吉寶曆中平章事敬宗自臨御以來嘗欲東幸
宰相及諸大臣等無不切諫而帝意益堅嘗正色謂
宰臣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等悉令內備糗糧
必不擾百姓逢吉等頓首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况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

存巡省遊幸固有嘗典但陛下法駕一動事須備儀
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令費用絕廣亦須使豐儉
合宜豈得自備糗糧以失大體臣等所以爲不可者
祇以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切恐人心搖動伏乞
陛下上爲宗廟下爲庶人稍迴聖慮則天下幸甚非
唯臣等幸甚上竟不聽乃命員外郎盧貞檢計人情
大擾雒中居第及物價頓貴數百倍執事相繼獻疏
亦並不省朝廷方憂恐之次裴度自興元入相因別
對具奏云國家建立都邑蓋備巡遊然自艱難以來
此事遂絕東都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廨宇悉已荒

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緩緩脩葺一年半歲後方可
議行上曰群臣皆云不合去若如卿言卽不去亦得
何止後期旋又朱克融更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人
助脩東都宰臣因之復諫乃罷

裴度實曆中平章事以敬宗坐朝稍稀上疏曰比者
陛下每月約六七遍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
親庶政直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留懼今自兩月以
來入閣及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諮稟睿謀
者有所壅滯陛下稍示憂勤乘涼敷座廣加延問使
得盡誠俄又以帝坐朝稍晚上疏曰伏以願養聖躬

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嘗四體惟和萬壽可保謹按道書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陽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幾每欲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之間則當炎赫之際雖日昃忘食不憚其勞仰瞻旒宸亦以煩熟臣等已曾陳論竊望聽納不勝懇迫之至

鄭覃開成初平章事文宗因與宰臣論詩句工拙覃諫曰臣聞詩者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厥後以五字爲句起於降將之篇皆斐然狂簡未得聖裁不足爲

帝王耽翫夫小雅大雅或美或刺皆國人所作非帝王自爲是以王者採詩考其風俗不當効國人之言志也故陳后主隋煬帝皆工章句不知王業大端願陛下不取也

李德裕大和中平章事時文宗欲以李訓爲諫官德裕諫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跡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文宗曰人誰無過俟其後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議訓天性姦邪無悛改之理帝乃顧王涯商量所與一官乃授四門助教

後唐盧文紀清泰初平章事上疏諫曰臣聞事君盡忠孔子激揚於直道無功受祿周書譏諷於曠官政因災沴之時輒貢傾輸之懇臣伏見先年以來朝廷多故人事則兵喪禍亂天時則水旱虫霜若非陛下拯溺救焚移災作福則生靈受弊宗社何依今則區宇甫安人神胥悅但以自夏愆陽及秋霖雨雖勞聖力過切閔傷益屬當否數之辰尤費消禳之力雖民斯鮮福亦天道使然為君之難實見於此臣聞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是君宜執柔以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則異上下和平君臣訢合臣思德宗初置學士本

不以文翰是供蓋獻納論思朝夕延問至於給諫遺補之職是日諫官曰請諫紙時政有失無不極言望陛下聽政之餘時召學士諫官詢謀政道俾獻謹言明書黜陟之科以責語言之効書云又時賜若肅時雨若以洪範言之係於君德臣請嚴禋於宗廟社稷精禱於岳瀆神祇進忠良退不肖除寇盜恤惇嫠慎刑章明舉選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王道砥平無偏無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興四年以前勅命繁碎者請重選擇如新勅不及舊章便請依前代如舊章不如新勅便釐革施行倘不阻於奏陳庶漸臻於理

體詔曰盧文紀早踐班行迭更顯重動惟稽古言必
為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位能竭事君之節
以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合時事而先於
條貫請宣學士兼召諫臣言陰陽序理之端人事調
和之本又嚴脩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虔潔
所云進忠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惇嫠雖責在朕
躬亦資於調燮刑法舒慘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甚
詳讞勿至冤誣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慎選
所冀得人新舊制勅宜令御史臺與三司官負詳擇
以聞

周馮道初仕後唐明宗時平章事長興初帝御中興
殿道奏曰陛下宮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然則御
馬涉歷山險萬一馬足蹉跌則貽陛下之憂臣聞千
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彼千金百金
之微細尚猶惜其身保其產而况富有四海貴為天
子自輕於彼千金百金之子哉願陛下居安慮危動
存戒慎上歛容謝之退令小黃門至中書勅道錄奏
所對垂堂語道因証其說以聞四年帝對宰臣曰諸
州鎮數上言有螟蝗民力尚貧將來何以得濟道奏
曰天災流行古今嘗所不免自陛下臨御八年七年

豐稔今歲聖躬違裕歲亦微災乃知九州四海民之
消長繫陛下一人之運也雖然歲小饑不足煩聖慮
所願王裕和平生靈慶賴乞陛下寢膳之間動留調
衛道因指御前菓食曰如食桃不康翼日見李而思
戒可也禮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陛下幸思而
戒之初帝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道不敢斥言因奏
事諷悟帝意

册府元龜

